



编者按 今年是《物理》杂志第三、第四两届编委会(1984—1991年)主编吴自勤先生八十华诞之年。

吴自勤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础物理中心(现天文与应用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中心开放实验室主任,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吴自勤先生在材料科学与凝聚态物理方向上,特别是在电子显微学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探索研究,取得了多项有价值的成果。70岁高龄之后,吴先生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以他为主撰写出版了《薄膜生长》、《微分析物理及应用》、《分形原理及其应用》等三部专著。吴先生是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的积极组织者,在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团结和领导一批学会活动骨干,为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先生任《物理》主编期间,为杂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建议《物理》杂志开辟了“物理学和经济建设”栏目,介绍物理学对经济建设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还花了很大力气抓杂志的讲座栏工作,亲自策划了“新实验技术在材料研究中的应用”、“近代物理”、“集成电路中的物理问题”等三个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系列讲座。《物理》杂志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吴先生当年的努力密切相关。值此吴自勤教授80华诞之际,我们特刊登一组文章为他祝寿。敬祝吴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贺吴自勤教授八十华诞

冯端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南京 210093)

今年适逢吴自勤教授八十华诞,我与他相识多年,故对其多方面的学术成果略有所知,特此撰文表达我衷心的祝贺。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苏联专家华西列夫(L. I. Vasileev)教授来北京大学执教《金属物理》课程,还带一些研究生进行科研工作,北京大学毕业的尹道乐先生和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毕业的吴自勤先生即在其列。我还记得1954年华西列夫教授来南京讲学,尹道乐先生陪同来作翻译,得以相识,随后又结识了吴自勤先生。当时钱临照老先生(下文均简称钱老)正领导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下文简称物理所)金属物理实验室的工作,钱老曾与华西列夫合作发表多篇关于金属晶体范性形变的论文。但由于苏联学术界对位错理论持怀疑态度,因而这些论文只字不提位错这一名词,虽则位错的滑移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而钱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昆明向学界介绍了位错理论。吴自勤先生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执教。1960年,物理所的金属物理实验室被调整到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钱老则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

科大)任教。1969年,中科大迁至安徽合肥,钱老也不辞辛劳阖家移居合肥,从而在合肥度过了他的晚年。在“文革”之后,钱老担任中科大副校长,为中科大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领导作用,吴自勤教授也被延聘到中科大任教,在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起了骨干作用。我曾亲闻钱老对吴自勤教授的评价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语道明了吴自勤教授的本领。在科学研究上,吴教授的特点是领域宽阔,其研究方向遍及材料科学与凝聚态物理的众多分支,通晓的实验手段繁多,从而为中科大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有些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出色的学者,当今中科大校长侯建国院士即是一例。

吴自勤教授及其合作者在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科学的宽广领域中的大量研究工作,体现于他所发表的200余篇论文上。他还将前苏联晶体研究所所长伐因斯坦(E. K. Vainstein)编写的《现代晶体学》的前二卷(即“晶体的对称”与“晶体的结构”)翻译为中文。吴自勤教授还曾担任《物理》杂志主编多年。

上述诸多方面的工作体现了吴自勤教授对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